

廣揚

(教內刊物)

發刊詞

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會發願書

趙副主教贊同三自運動

談怎樣愛教

向津市中國籍神長教友發言

同如愚與克齋出席三屆各代會

愛國的天主教徒的榜樣

南充教區主教發表革新宣言

中國天主教革新運動統計表



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會編

一九五二年二月廿三日

中國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已在全國各地普遍展開，各教區紛紛發表宣言，堅決與帝國主義尤尤其是英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而實行自治自發自傳。這一運動自發起之初，即已獲得社會普遍支援，更為愛國愛教的天主教神長與教友所擁護。今天當這本小刊物「廣揚」創刊，我們願意赤誠的與天津市的神長和教友們略談三自運動的意義。

天主是至公至義至仁慈的，天主教會是純潔無疵的，不幸的是，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天主教被各帝國主義利用為侵略的工具，不平等條約之中均有傳教特權一條，而各帝國主義又將傳教區分割，各視其傳教區為禁脔，不容許他人越雷池一步，致使教堂形同租界，奴役中國人民，卑視中國人民，歪曲教義，濫用神權。即中國人聖為神父，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種種罪惡行為，不但充份暴露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獍獍面目，同時也大大的傷害了天主的聖心，更為中國愛國愛教的天主教教友所深痛惡恨。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為世界強國之一，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的愛國愛教的天主教教友，堅決的要洗刷過去帝國主義加給天主教的污點，而還其純潔的本來面目。

天津的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籌備會已經成立，並於一月十三日發表宣言，天津市的廣大的天主教神長與教友在基本上是擁護這一運動的，唯有個別帝國主義分子權加阻撓，誣蔑三自運動為叛教，脫離教宗，恫嚇簽名下地獄，並幾次告知教友不要談愛教。種種無恥卑鄙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其實這種陰謀是不值識者一笑的，假如我們揭穿他們的假面具，立刻就誰能看見他們的肺肝。他們的出發點完全是自私自利，企圖繼續作威作福，騎在中國人民的頭上，奴役中國人民。豈知已經覺悟了的天主教教友是無論如何也不允許這一小撮帝國主義

小子再在我們面前猖獗了。同時我們深知天堂，地獄是掌握在至公至義的天主手裏，而不是掌握在帝國主義分子手裏，所以他們的判斷是不可相信的，相反，帝國主義分子所說的天堂和地獄恰恰與天主的意願相違背，原因很簡單，就是帝國主義的本質是屠殺的，侵略的，壓迫的，剝削的，而天主教的教義則是博愛的，和平的，平等的，自由的，準此以繩，三自運動主張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正是廣揚聖教之道，若站在國家立場來講，我們是站在人民一方面，破壞三自運動者，無疑的，就是帝國主義分子，同時也違背了天主教義，向路甚弗爾靠攏了。再次我們也沒有違背教義的地方，因此也談不到叛教裂教，帝國主義分子一切陰謀詭計全部落空了。

天津市的諸位神長與教友們，現在是選擇那一條路的時候了，是站在天主和人民一方面呢，還是站在路甚弗爾與帝國主義一方面呢？是要廣揚聖教呢，還是要毀滅聖教呢？是要幫助人民消滅帝國主義呢，還是要幫助帝國主義殘害人民呢？如果是贊成前者，那麼只有擁護三自運動，堅決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不然的話，靈魂與肉身的前途都是黯淡的！我們確信三自運動，不論遇到什麼樣的阻撓，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因為這一運動是正義的，是合於我們祖國需要的，也是合乎天主教教義的，如有妄圖阻撓破壞者，我們必堅決的予以嚴重的打擊。

這裏，我們願意聲明一點：三自運動不是排外，如有外籍神長贊同我們的主張，幫助自立革新，那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最後讓我們高呼：

1. 為光榮天主廣揚聖教而奮鬥！
2. 從教內把法利賽人驅逐出去！
3. 保持天主教的純潔性！

4. 堅決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
5. 愛國愛教的神長教友行动起来！
6. 擁護共同綱領！
7. 自立革新運動萬歲！
8.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9.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歲！

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

全國各地天主教友們：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爲各帝國主義侵略的組上肉，而天主教亦被帝國主義利用爲侵略工具。歷史上有多少次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是以教案爲藉口而發動的。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裏，都明文載定『在華傳教特權』，目的就是藉教會作爲他們侵略工具。帝國主義者藉用在華傳教自由特權，致使散佈在全國的教堂形同租界。帝國主義者以其虛偽的仁慈面目，掩飾其侵略實際，歪曲了天主的真理，來愚弄與麻醉中國人民；同時利用教會、醫院、學校等慈善事業爲護符，以小恩、小惠收買與籠絡落後分子，進行間諜活動。如獻縣、瀋陽、齊齊哈爾、焦作、石家莊間諜案，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

現在全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也明確認識了受帝國主義所利用的教會，不但阻礙了我們中國走向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道路，而且事實上是給了天主最大的恥辱。他們正是吾主耶穌所指責的法利賽人，我們熱心恭敬天主的教友們，我們是耶穌的勇兵，要恢復吾主耶穌反對法利賽人的精神。我們有勇

氣、也有本份堅決洗掉法利賽人給予天主的恥辱，站穩中國人民的立場擁護共同綱領，反對帝國主義，澈底割斷與帝國主義各方面的聯系，實行中國天主教自治、自養、自傳的方針，我們今特成立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願和天津及全國教友、神父、主教們團結一致，共同為天主教自立革新的光明前途而奮鬥。

天津及各地教友們，我們是熱愛祖國的天主教徒，我們不能容忍帝國主義者利用天主教來進行侵略我國的陰謀活動，我們要熱烈的參加抗美援朝保家運動，我們要認清那是天主的道理，揭露歷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分子，澈底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我們熱烈的擁護與響應四川廣元、重慶、綏遠、南昌、武漢、夾江、岳池等地神長及教友們的號召，力求短期內自立革新。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會籌備委員

- | | | | | | |
|---------|-----|-------------------|-----|---------|-----|
| 前益世總經理 | 吳克齋 | 津沽大學教授
法漢學校董事長 | 張羽時 | 法漢學校副校長 | 聶國屏 |
| 北洋大學教授 | 范恩鏡 | 津沽大學 | 李贇宗 | 津沽大學教授 | 吳德生 |
| 津沽附中 | 聶國藩 | 津沽附中 | 李鶴鼎 | 匯文中學 | 白占友 |
| 天津市運輸公司 | 李良臣 | 晉華貿易行 | 李東序 | 誠正小學 | 賈彬 |
| 誠正小學 | 隋守義 | 法漢學校 | 張福寬 | 法漢學校 | 孫哲夫 |
| 法漢學校 | 董明醇 | | | | |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會發展經過小紀

一九五〇年十月間，教友吳克齋君與西開去看趙振亞副主教，指出自從天津解放以來，各種事業都趨向繁

榮時大道，唯獨天主教却會發死氣沉沉。鄉村各地不能展開傳教工作，甚至各城鎮鄉村的市門，都紛紛的退進都市，丟棄了應該放牧的廣大教衆，所以造成種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傳教士和教友對政府的政策沒有認識，不敢出頭，另一方面很多教會過去一貫被帝國主義利用作為侵略的工具，中國人民的慘痛經驗很多，教外的人士認爲我們都是一些落後份子，甚至於是受帝國主義利用的反動份子，因之我們更不敢有什麼動作。吳君對這種情形很痛心，但也舉出百年來天主教就被別人稱作洋教，近年來參與反動政治活動的行爲又累見不絕，事實俱在，並不是人家誠心誹謗我們，吳君願意教裏的絕大多數的善良神長和教友能團結起來，一方面檢討自己，一方面和人民政府取得聯繫，闡明愛國立場，消除隔閡。當時趙副主教深加贊許並允予支持。

吳君繼之就去聯絡教友，準備組織個團體進行革新運動。第二次再去找趙副主教，趙副主教却說天主教不許可用天主教名義組織任何團體，要加天主教的字樣，就必須先得到主教的允許。但是要革新天主教，天主教是不會允許的。遇到這種阻力，這件事就停了下來。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津市各宗教團體學校醫院盛大舉行反奧斯汀誹曠遊行示威，但天主教團體只有學校醫院的單位去參加。十二月二十七日晚，由天津市愛國的天主教友在第二圖書館召集了一個天主教人士座談會，在會上大家一致表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心。此後全國各地的天主教愛國革新運動相繼而起，但天津市遲遲沒有反應。有些教友認爲我們應該充分表示愛國愛教，於是又公推了吳克齋君和趙副主教繼續研究前議，但又沒有結果。這時候津市各處愛國教友堅決要求革新，於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召集了一個大會，大家一致認爲有組織一個團體的必要，當場就成立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委員會，推出十六位籌備委員，擬定宣言，廣泛徵取自願簽名，促進神長和教友熱烈響應和展開這個運動。

一月十二日，吳君又去見趙副主教，途中聽見荷籍的神父已經向教友聲明：凡參加革新運動和簽名者，主

教已經有會，停止他們的神功。吳君對此事問趙副主教說：「三自運動是愛國愛教的行動，並不是違背教義，爲什麼要停止神功？」趙副主教答說：「當然不能停止神功。」

一月十三日，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的宣言在報紙上發表了，於是各堂口的神長和會長，紛紛約請吳君談話，中國神長和大部分教友首先認爲這宣言，非常正確，主張積極推動這個運動。唯有荷蘭教士鄭化民，一口咬定三自就是脫離教宗，革新就是違反教義。吳君反駁說：「我們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脫離教宗，但鄭化民仍堅決的強調自治就是脫離教宗，雖然吳君解釋很久，鄭化民並沒有放棄他對革新自治荒謬的看法。」

十四日早十時，西開中國神長和會長們又約定吳君繼續談話，這次是中國人間的獨自談話，但鄭化民又來參與，並仍以個人的意思，解釋自治是違反教義。這時李東序君也來見趙副主教談天主教革新運動問題，鄭神甫說：「趙副主教已去北京。吳君又把交涉經過說了一遍，李君當時就向神長們表示這次的運動，是要向羣衆表明了我們天主教的純潔立場，和不受帝國主義沾污與利用的決心，並且希望神長們拿起了革新的大旗。鄭神父說：「自治既不是脫離羅馬，爲什麼宣言上不加說明？」李君說：「全國的宣言全是說脫離帝國主義，而沒有羅馬字樣，怎樣能說是脫離羅馬呢？」全國天主教全在發動革新運動了，只有少數在徘徊，請神長們要負起責任領導，別拿教友的信德來作試驗。鄭說：「趙副主教已去北京見李副主教，過三天可以回來，那時才能有確切的答覆。」在幾天的折衝裏，因趙副主教未在神長們始終沒明確表示態度，促進會就公推張初時君和北京李君武副主教連絡，十四日的夜裏李副主教託人帶來一封信，上面說：

「初翁先生鈞鑒：頃由趙君轉來華翰，深佩。所見甚是，所論甚當。同日並聞進步日報津埠天主教愛國人士之宣言，已先我而發，此間亦正準備中，與政務院馬部長陸部長等交接意見多次，彼此均甚瞭解。自應追隨諸公之後，勉盡綿薄，以促成中國聖教會傳教方法之革新。尙希時賜南針用匡不逮。」

謹此敬佈
台安

羽翁先生鈞鑒頃由趙君君來

華新深佩足意是日論也當同

南志進步口稱厚澤天主教愛國人士之宜

言已老我而落此向亦正準備中

政務院馬部長陸部部長亦極意見

多以此切切在瞭解向立運路

公心勉登端簿以促中國重教

付托方法草新而希時賜函針用

匡不建謹此致候

台安

李君



李君武五一、一、一三三

十四日夜促進會召開例會，吳李二君報告與鄭神甫的談話的經過，當場公吳克齋、孫國屏二君去北京，會同趙副主教和李副主教接洽行動方針。

十七日吳孫二君到了北京，就去北堂謁謁

見趙副主教，但聽說趙副主教已回天津。吳孫

二君就找到劉福棟神甫接談，知道北京中國主

教神甫和教友們正在連日商討如何推動革新運

動。當日下午三時吳孫二君應政務院文教委員

會的邀請去北京飯店，參加由他們召集的天主

教主教神父教友的茶話會，由馬叙倫部長隨定

一部長宗教事務處何處長徐處長親臨招待。隨

定一副部長說：川北廣元以王良佐先生為首的

天主教徒在去年十一月發表了自立革新運動宣

言，接着，長江流域和華北許多地方的天主教徒也紛紛發表同樣的的宣言，這是完全正當的愛國行動。隨副部長在列舉了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對中國進行侵略的事實後，號召中國的天主教徒應該團結起來，劃斷宗

9
教被帝國主義利用的關係，使中國的天主教成爲由中國人自辦的宗教事業，這是一切愛國的中國天主教徒的職責。繼由張弼德主教、李君武副主教、田志康（輔仁大學講師）、張懷（輔仁大學教授）等相繼講話。李君武說：人民政府的信仰自由的政策，已由一年來的事實完全證明，我們要擁護和服從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張懷說：我們要堅決反對帝國主義，要使宗教不爲帝國主義利用，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北京市的天主教徒不應落於人後。

在茶話會進行中，周恩來總理蒞臨講話。周總理說：宗教界提出來的三自運動是應該提倡的，人民政府定加以支持和贊助。這是宗教界的愛國運動。愛自己的祖國人人有責，包括天主教徒在內。接着，周總理就「愛什麼樣的國」、「如何愛國」和「愛國是否和「天下教友是一家」有矛盾」等三個問題作了詳盡的闡述。他說：我們要愛人民的中國，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要和反對我們國家的敵人斷絕關係，敵我界限必須分清。愛國和「天下教友是一家」是並不矛盾的。「天下教友是一家」中所說的教友，當然是指虔誠的教徒善良的教友而言，教徒中的叛徒敗類遠者如猶大近者如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工具子斌之流當然不能算作教友。最後，周總理說：基督教和天主教自治、自養、自傳是能夠實現的。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決不能自強，凡自立者才有前途。中國的天主教徒是有能力辦好自己的教會的。馬副主任在結束會議時宣佈：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已設立宗教事務處，由何成湖、徐盈分任處長副處長，專司宗教事務的處理，希望今後宗教界能經常與政府接觸，互相交換意見。最後，李君武代表到會的天主教徒，對政府的招待表示感謝。並說：我們對於周總理的指示，應該牢牢记住，並且應該傳達給天主教的每個教友。茶話會在熱烈的氣氛中結束。

十八日上午，吳善二君調見李副主教，對革新運動問題談到幾個具體問題。李副主教指出：一、教會本身不是沒有癥癩，並且很多，我們要下决心自己去搗。二、希望天津中國神父們能早日加入行動。三、北京的宣

言已準備了，宣言內容也包括反帝革新二自，並且不只是宣言，還要有行動上的表現，如籌備全北京的天主教反帝示威大遊行。四、希望天津北京間常常取得聯繫。李副主教又爲了願望天津中國神長教友們了解北京周總樞正確的談話，隨着給趙副主教寫了一封信，託吳蕪二君代交，並請他們傳達茶話會經過及周總理陸部長等談話。

李副主教致趙副主教函

趙副主教鑒：

本月十七日午後三時在北京飯店由

周總理馬部長等對宗教問題交換意見，周總理的論調非常正確，詳情可由吳蕪二君聽取。此致
台安

李君武 十八日

十八日下午吳蕪二君回到天津，立去見趙副主教，聽說趙副主教根本沒去北京而是去了南京，不得已在此九日約請了李輔庭、劉志伊、李德培、王思賢、吳子舟、回如愚、何德民、張思溫八位神父，傳達去北京的經過，八位神父一致認爲滿意，並由他們出名召集了更多的神長和教友，於二十日下午在法漢學校開了大型座談會，到會的除了天津各處的神甫，還有會長，吳克齋李東序二君又在座談會之前向文主教要求開會的時候，希望更多的中國神長參加，文主教說：「你們可以談愛國但不要談愛教」。

會後把李副主教的信傳觀了一遍，又由吳蕪二君把去北京的經過報告了一遍，會上中國神長們，提出三自革新運動，是爲了天主的光榮，是每個教友的本份，一致認爲應當如此做。當晚趙副主教回來了，會裏公推吳李二君去遞信和傳達周總理的談話，他自己並沒有表示意見。

天主教友參考。

趙副主教贊同三自運動

文大主教藉詞橫加阻撓

爲了促使三自運動早日在天津實現，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籌備會，於二月六日會致函西開天主堂趙振亞副主教，述說三自運動的目的，並希望他以前主教的資格，振臂一呼，羣起響應。次日得趙副主教答函，他對三自運動極表贊同，並向文主教再三力爭而未得允許推行。於此，我們很明顯的看出誰在阻撓天津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來了。

據文主教說三自運動意義不够精詳，其實這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自立革新的精義就是要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實行自治自養自傳，也並不是裂教。文主教對這一運動不贊同的理由，他自己是很清楚的，當然不是爲了不明白三自運動的意義。

其次，文主教說：北京樞機主教府發表宣言之後，允許天津教友在那個宣言上簽名，這明明是陰謀造成教內分裂。破壞神長教友團結。我們敢斷定，北京的宣言和天津的宣言，在本質上絕對是一致的，也必定是主張與帝國主義脫離一切關係，而實行自治、自養、自傳，對這一點文主教也不會不清楚，而他故意要等待，用意所在就不難測知了。

總之，文主教是千方百計來阻撓這一正義的運動。

諸位中國神長與教友們，請行動起來吧，不要再猶豫再受帝國主義分子們欺騙了，應更進一步遠遠的離開他們，澈底的和愛國愛教反帝的人民站在一起，也唯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是天主的好兒女，是進步的中國人民！

以下是籌備會致趙副主教函和趙副主教答函。

趙副主教鈞座：

三自革新運動是愛國愛教反帝的運動，革新運動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而不是天主亦不是教宗，因此根本談不到叛教與脫離教宗的問題，也正如我們宣言上所說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是被帝國主義所侵略的中國，二十世紀中國的天主教亦是帝國主義所侵害所玷污的天主教，我們每個天主的兒女，都有本分義不容辭的站在天主的立場，堅決洗掉帝國主義者給予天主的污辱，這也是我們革新促進會諸同人堅定不移的立場與志願，並堅決為此目的而奮鬥到底。

奈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推行以來，在教內發生了不應有的，對於三自運動的阻礙，這種情況在我們教友裏還難諒解，但客觀上給予社會的影響是很壞的，使社會認為我們教內發生了一個是進步一個是反動的嚴重對立的兩大陣營的鬥爭，而今這壞的影響，已不允許再有發展，否則會引起天津教務嚴重不良的後果，這是我們神子所焦急惋惜的，我們更明確一點說，中央政府今年中心工作是反帝，要把帝國主義者從各個角落裏清除出去，因此敬報。

趙副主教，應負起領導地位，以大義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犧牲小我，服從大我，從天主利益出發，為天主愈大光榮，力促三自運動自立革新早日之實現，當機立斷時不我待，是為我輩神子之厚望也。肅此敬致

譚安

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籌備會 二月六日

促進會籌備會大覽

二月七日接展來函知悉一是關於促進會之三自平新運動本
 旨係為愛國愛教反帝之原則我個人極表同情對負有領導
 重負者以教會立場因天津教區之負責人為文主教我持
 貴會之解釋函件再三力爭以期通過此文主教嚴正解釋以冀
 天津革新宣言稍欠精詳有待考慮之答適北京批復文主教
 著傳導華北全區革新運動并批有宣(言)六日即可刊載為務
 知貴會相持合併辦理等語查此事經數次力爭均被文教
 教回我的立場只有命令惟念
 貴會對我之期待實屬有視特藉懸忱尚希
 鑒原是幸特此佈復敬頌

邵傳 趙君亞經



促進會籌備會大覽

二月七日接展來函知悉一、是關
 於促進會之三自革新運動本旨係為
 愛國愛教反帝之原則我個人極表同
 情對負責領導事項我本以教會立場
 因天津教區之負責人為文主教我持
 貴會之解釋函件再三力爭以期通過
 據文主教嚴正解釋以我天津革新宣
 言稍欠精詳有待考慮之際適北京樞
 機主教公署倡導華北全區革新運動
 並擬有宣言不日即可刊載囑轉知
 貴會稍待合併辦理等情查此事經數
 次力爭均被文主教回我的立場只有
 隨命惟念

台 鑒

邵傳趙振亞啟 二月八日

談怎樣愛教

張羽時

諸位教友們、神父修士修女們：

我們今天站在天主面前，談一談我們教友立場應當談的問題，我所要談的，都是聖教會的問題，並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大家比我知道的多，我談的不適做爲引玉之磚。

請看一看今天我們的教，在社會上的地位已經落到什麼田地？我們自己都認爲教不能傳。社會對我們輿論很壞，每一提起天主教，就聯想到帝國主義，把我們教會都看成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認爲我們是壞人。幸有政府信教自由的明文公佈，使我們的教，今天尚能存在。帝國主義份子說：「共產黨信教自由是假的」，這種誹謗，造成我們教友與政府嚴重對立的心理。在中國的宗教不祇是一個天主教，其他宗教信仰者尚多的很，如回教、佛教……等都得到政府的保護，這還不是政府允許信教自由最大的鐵證嗎？聖教會，今天遭到社會輿論的不滿，是由於歷史根源所造成的！

第一、我們首先撇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看一看，帝國主義對我們訂立的（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中，都明文載着傳教自由的特權，（請參看中國近代史三〇〇—三〇四頁）比如一八五八年的望厦條約，美帝國主義除取得海關協定內河航行、內地遊歷等特權外，還有自由傳教一條。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佔北京，與滿清政府增訂條約數條，法約第六條原語「仍准教士傳教」，當時充翻譯的法教士，私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句，清帝昏聩、糊塗、簽字承認。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以後，德相俾士麥見各國在華傳教得到侵略利益，因亦扶持德傳教士來華，在山東傳教，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大刀會殺德天主教

士二人，經政府即出兵強佔膠澳。

第二、我們再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傳教的行動是違反了天主的聖意的，即以天津一地而言：

1. 第一次世界戰後，西開天主教（法國人）硬把西開插了法國國旗，強佔中國領土，變為法國租界。西開教堂事件發生之時，張莊火橋駐有中國警察廳派出所，杜主教（法國人）率法國兵前往威嚇，警察們真夜逃出。又湯雷二神父因反對法帝強佔西開，致遭杜主教之怒，遣使法國兵到望海樓天主堂搜捕，幸湯雷二神父事先聞知，藏匿於教友家中，始免於難，但終因此被強權，而驅逐出中國境。

2. 中日戰爭前，益世報在義租界出版時，指責了法國帝國主義，西開天主教（法國人，現仍在任）通過了義國領事官，勒令益世報停刊數日。

3. 第二次世界戰時，法國被德國滅亡，西開天主教要將河樓天主堂房產變賣捐助法國，因河樓馬神父（中國人）反對，因而把馬神父神權褫奪。這純是濫用神權沾污了天主教的聖潔。這種自私自利的主教對天主也是莫大的恥辱。

4. 中日戰爭期間，我在山西清源縣天主堂避難，日本兵在堂裏公然打罵殺斫難民，那位雷神父（義國人），不僅不同情我們難民淪陷之痛，反而說：「你們中國人都是土匪，無政府，日本人應當來管你們」。這是德日義法西斯的思想，透頂的沾污了聖教會的純潔。

5.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殘暴行為是出乎意料的。如美帝對黑人對印第安人對朝鮮人，法國對越南，意國對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可見我們很少聽外披傳教士衣服的帝國主義份子，主張公理說幾句公道話，指責帝國主義侵略與奴役人類的行動。相反的很多是替帝國主義說話：要服從，革命就是犯四誠是魔鬼。

6. 天主教譬如潔白的大米飯，被帝國主義侵害沾污，摻上了砂子，比如天津舊義租界聖心醫院，羣衆稱

爲義國醫院，西開天主堂天主教醫院，致衆稱爲法國教堂法國醫院，帝國主義利用在華傳教特權，致使散佈在全國的教堂，幾乎形同租界，使我國際關係更加嚴重複雜化，加深了中華人民的災難，如葡佔澳門，德佔青島，八國聯軍，數以萬計的中華人民生靈，死於天主教問題。

外披着傳教士衣服的帝國主義份子，文貴賓鄭化民等向教友傳播說：共產黨是「魔鬼」是「畜類」，至死不能與共產黨合作。與共產黨誓不兩立。殊不知人類已有五十萬年的歷史，其中是四十九萬四千年是度着共產主義的生活的，近五六千年來才有了私有制度。如果說共產主義就是「魔鬼」「畜類」，那麼不僅我們都成了魔鬼的子孫，就連吾主耶穌也被帝國主義所污蔑了。再則聖教會說人犯罪的根源，是由七罪宗來的，其實七罪宗的產生，是由私有制度的經濟不平等，產生了階級而產生的，富豪人對窮苦人剝削搶奪，生殺拐騙，窮苦人起而反抗，這是窮苦人不得已，也是天主最傷心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個平等、自由、和平、民主的社會，正是耶穌所主張的愛人如己的社會，這個社會是沒有罪惡的。外披傳教士衣服的帝國主義份子反而誣蔑共產主義社會，硬要維持華爾街萬惡的社會，這才是真正的與魔鬼合作，因此中國神父說：「他致命，他爲帝國主義致命吧，他致命不是升天堂，下地獄」。

文貴賓鄭化民等又誣蔑三自運動是背教，脫離教宗。

教宗比約第十一，本篤第十五都三令五申的囑中國人自己治理自己國的教務，（請參看教宗比約十一，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八日，即位之第五年於羅馬伯多祿堂，頒發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通諜，教宗本篤第五，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即位之第六年在羅馬伯多祿堂，頒發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通諜），但帝國主義份子文貴賓之流是一貫反對這個指令的，一直隱藏着這些指令不讓中國人知道並且向羅馬奏摺，誣中國人民愚鈍昏聩，說沒有升天主教的資格。他們不僅反對教宗這些指令，後來剛主教因爲提升了中國人當主教，扶植中國人自治，帝

國主義份子還說：「剛主教是魔鬼。何況我們提倡三自運動，自立革新呢。北京南堂劉福棟神父說：『不用說你們，到今天還有人說剛主教是魔鬼哩，剛主教現在羅馬傳信部秘書長，難道魔鬼當了教宗傳信部秘書長嗎？』這就很明顯了，帝國主義份子文貴賓、鄭化民等反對剛恆毅天主教，反對我們的三自運動，不是爲了聖教會，而是從他們個人利益出發的，茹達斯就爲了自己的利益，把耶穌出賣給法利賽人了，法利賽人爲了個人利益，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現代外披傳教士衣服的帝國主義份子及其走狗們爲了個人利益，把天主教出賣給帝國主義了，硬說三自運動爲背教，這是想永遠把持中國天主教，奴役中國人民。他們並日夜希冀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希冀美帝使用原子彈，經常造謠破壞，進行間諜特務活動，獻縣濬陽等地間諜案，就足證明他們與茹達斯沒有兩樣。凡是敬愛天主的教友，不懂要唾棄帝國主義份子的謬論，一定還要愛國愛教，擁護三自運動，力促自立革新早日實現。

以下我再談談，應如何遵守天主第四誡，服從神權和長上命令的問題。我認爲應當以天主的利益服從神權和長上的命，因我們服從的是天主，不是服從的那一個人，如不辨是非的盲目服從，等於服從法利賽人及茹達斯的神權了。耶穌親自教育的十二個宗徒當中，還有一個茹達斯哩。如果祇從神權來看，誰敢不承認茹達斯的神權高而且大呢，難道茹達斯出賣了耶穌，我們也服從嗎？不要祇看他外披傳教士的衣服，就認不清他帝國主義的行爲。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上午文貴賓主教說：「你們談愛國，不要談愛教。」以主教神權的資格，竟命令教友不要談愛教，不知其信德何在，他簡直毫無教友氣味，更談不到主教神權了。如果要服從了這種神權，把愛教變爲害教，這是每一敬愛天主的教友所不允許的。奧斯汀在安理會的講言，說天主教是他的侵略工具，這是污辱了天主，污辱了我們聖教會。我們是教友我們應當反對奧斯汀這種謬言，洗掉歷史上帝國主義者

給天主的污辱，但是有些認識不清的教友，還給帝國主義諛辭：「誰也不能代表教會，天主教徒不參加政治。

「他不想他是教友一份子，就有義務也有本分給天主洗掉污辱，但他寧願天主受污辱，說明他所信的，已經是帝國主義教，而不是天主教了。給天主洗掉污辱這算有什麼參加政治活動呢？說共產黨不信神，那麼共產黨信別的神嗎？很明顯地共產黨也不信佛，道等神。說共產黨反對天主教難到別的教就不反對天主教嗎？政府是主張信教自由的並不反對我們信天主教而是反對帝國主義份子。利用天主教來犯罪作惡，胡作非為，今天我們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不同於以前任何朝代的政府。人民作了主人，一切爲了人民，只要看看解放後短短二年多來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等各方面的偉大成就，就可以充分證明我們的政府，不同於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是任何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民也不會否認的。但是自解放後，文貴賓鄭化民等，却詆毀共產是魔鬼，人民政府是魔鬼，他們不希望和平——怕我們中國好好建設，富強康樂起來，」而希望戰爭，希望使用原子彈，這樣殘暴野蠻的心理，請問誰是魔鬼，毫無疑問的，是用炮火原子彈殺人的華爾街的戰犯們，才是魔鬼，替華爾街說話的人，就是魔鬼的爪牙。美帝論炸朝鮮和平居民，他們不僅沒有以人類同情心來反對美帝惡魔的行動，他反而高興的說：「應當炸，把魔鬼炸完了。」把魔鬼當成了善良至友，把千百萬善良的人民，當成了魔鬼，這種帝國主義的殘暴，真是毫無人性，真是我國的奸賊，人民的公敵，聖教會的敗類。

吾主耶穌說：「有錢的人升天堂就如駱駝鑽針眼」，耶穌的父親是個木匠，母親是個紡線的，耶穌到三十歲，一直幫助父親做木匠活，耶穌全部主張平等，博愛，反對有財有勢的人。天主不誠，總歸二者，愛天主至上，及愛人如己，反對人壓迫人。他們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們口口聲聲說愛天主，但所說的卻是帝國主義殘廢的行爲，這豈不是耶穌指責的法利賽人嗎？他們以帝國主義的東西來歪曲天主的道理，害了聖教會，害了我們

的祖國，欺騙了我們善良的教民，這是爲每個吾主耶穌的勇兵所不能容忍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天津解放戰爭時，何神父（中國人）在天津城防外宜興埠天主堂傳教。國民黨匪幫司令陳長捷，掃除射界，把宜興埠居民趕光，房子燒燬，何神父不得已撤回西開總堂，文貴賓主教立逼其回宜興埠。何神父走到街上，被作戰軍隊逼回。在飯廳吃飯時，何神父向文主教要求在西開附近教友家存身，文主教說：「你不是神父，」文主教及外國神父蜂湧而上，推扯撕拉，意圖將何神父驅出堂院。飯後外國神父及主教均離座入堂念經，何神父及同情者中國神父在均飯廳靜坐相持，文主教因已顧未逞，立即返回飯廳說：「你們中國人，都不是神父。」請憑良心，這些中國神父，違犯了天主十誡的那一誡，違犯了聖教會那一條規矩，祇因對帝國主義的命令，稍作哀求表示，即遭受褫奪神權的威脅！

因宜興埠教堂燬於砲火，何神父現在遷住在城防外河堤上兩間草窩鋪裏，一頭作爲睡眠之地，二頭做彌撒，號稱天下民主第一堂。我們再看天津的好堂口，都是外國神父，並有些外國神父穿着漂亮的西服，騎着電驢子，住的像小皇宮一樣。中外神父的待遇一個是大堂，一個是地獄。一般人處理問題，還知道一個大公無私，就是歷史上的昏主，還有二個王子犯法，一路同罪。但掌有主教大權，文貴賓每日念經做彌撒，講愛人如己，嘴巴離不開天堂地獄，竟做的是上害天主，下害世人的事情，對天主，對神父都這樣，對教友對中國人民更可想而知。聖教會在中國落到現在這般田地，都是這種帝國主義份子招引來的！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被各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二十世紀中國的天主教，亦是受帝國主義所侵害沾污的天主教，我們爲了愛國愛教，必須清除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份子，三自運動自立革新是在這個具體情況下提出的，革新的對象是帝國主義，不是天主和羅馬教宗，帝國主義份子硬硬硬三自運動爲背叛脫離教宗，並宣佈簽名者下地獄，我們向其理論，他理屈詞窮的抵賴說：「停止神功下地獄是暫時的，將來我們和北京一齊簽名」。太

家都知道天堂和地獄是永遠的，而今又出了一個帝國主義的暫時的地獄，因此中國神父說：『我偏不下你帝國主義的地獄，我一定要升天主的天堂』，只有帝國主義份子和他們的走狗，才下地獄！

諸位教友們，將來三自運動全國普遍展開，天津也實行了，請問他以前宣佈的教下地獄的那一筆賬寫在那裏。說明帝國主義者信口雌黃，以帝國主義的思想代替了天主的道理，因此中國神父說：『帝國主義者把天主十誡變成了一誡，即一欽崇帝國主義至上了。帝國主義份子拿天主的道理開玩笑，歪曲教義，其罪惡之深已解於路濟弗爾之上。』

以上談的共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帝國主義從歷史上如何利用天主教做為侵華工具。第二部份是帝國主義如何侵奪與沾污了天主教，歪曲了天主教義，而今仍欺騙愚弄教友，企圖繼續作帝國主義活動。第三部份是我們津地教友已認清了帝國主義真面目，向帝國主義展開了不調和的鬥爭，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教友，我們應當愛國愛教反帝，帝國主義份子文責資鄭化民之流反對我們愛國愛教，破壞三自運動，我們要堅決與之鬥爭到底，把他們拋到十二層地獄裏去。

我們也並不是排外，很多善良的外國傳教士，拋家捨業，忠心耿耿的爲了傳教，給我們帶來了天主福音，我們應多爲他們求天主降福他們，並且他們同樣也反對這些帝國主義份子給予天主的污辱的。我們希望這些善良的外國傳教士仍留在中國和我們共同信奉天主。

我們的三自革新運動，有全國人民對我們支援於前，二百餘萬教胞支援於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勝利已經在望萬歲！爲天主擴大光榮萬歲！毛主席萬歲！

向天津市天主教中國籍的神長和教友進一言

李 建

天津市的天主教友據統計，共達三萬餘人，可是在自立革新宣言上簽名的只有四百餘人，這說明了此一愛國愛教的運動已遇到阻力，同時也說明了天津市中國的神長與教友們還沒有認清這一運動的本質，在思想上還存在着很多顧慮。現在我以一個天主教教友的身份本着愛祖國愛宗教精神，向本市的中國籍神父、修士、及教友們提出忠誠的建議，希望我們大家動員起來，貫徹這一個自立革新的愛國運動，並且使這一運動擴展成爲全市三萬餘教友們的愛國運動，使我們的教會能真正保持應有的純潔性，從此割斷與帝國主義的一切關係，不再被任何帝國主義所利用。

現在我們單以天津教區來說，歷來的主教，全是外國人，而我們中國的教友，至多也不過止於神父和修士，我們並不是排外，更不是反宗教，只是在愛國主義立場上來說，外籍的主教和神父決不會主動的來愛中國却是事實，而我們中國籍的天主教教友，就不能說因爲宗教信仰就不愛自己的祖國；況且天主教的基本精神，始終是「至公至義」，「反剝削，反壓迫」，倡導人類「各盡所能各取所應」，這是和中國今日人民的要求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雖然領導中國革命並獲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但在共同綱領上却明確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並沒有強迫我們也成爲一個無神論者。同時今天掌握天津市天主教大權的文貴領主教與鄭化民神父等一味站在反人民的帝國主義立場，濫用神權，曲解教義，並醜視自立革新運動爲脫離教皇，阻止天津市天主教教友們愛教，蓄意與吾主耶穌對立，他們這種言行，無疑的是違反了教義，背叛了天主。因此我們就必須認清這一事實，必須要將教會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裏，徹底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的主張，使我們的教會真正保持其

純潔性，實能貫徹教義，那才是一個應談的天主教教友應走的正確道路。

去年十二月八日北京人民日報的社論中，也明白的指出了：「在我國歷史上，天主教徒中曾出現過不少的愛國志士，最早的如明末優秀的科學家徐光啓，較近的，如在抗日戰爭時期逝世的老教育家馬相伯，都具著名的愛國的天主教徒。」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我們中國天主教教友，一向就有着愛國主義的傳統的，所以我希望所有中國籍的本市天主教神父、修士和教友們，能迅速的全面動員起來，發揚徐光啓和相伯的愛國精神，踴躍參加這個自立革新運動。我們相信當此抗美援朝衛國保家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我們中國籍的神父、修士和教友們，決不會甘心自立於愛國主義行列之外。最後，我希望天津市的中國籍神父、修士和教友們，主動的積極的行動起來，響應並參加這一空前的劃時代的偉大運動，堅持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這不但是爲了愛護祖國，也正是爲了愛護我們的天主教。

回如愚神父與教友吳克齋 出席天津市第三屆各代會

天津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於本年二月一日至三日召開大會。我天主教神父回如愚和教友吳克齋先生被約請爲特邀代表，出席參加這個代表天津市各階層人民的大會。這一個事實，又一次粉碎了帝國主義分子的謠言和陰謀，他們曾宣揚：人民政府信教自由是假的。企圖造成天主教教友與政府的對立的心理。事實勝於雄辯，以往被欺騙、麻醉的天主教教友，應該由於回神父與吳先生參加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而了然人民政府對宗教的政策，對宗教信仰自由不會再有懷疑了吧。

吳克齋先生並曾於各代會上發言，現在轉錄於下：

各位代表：今天藉着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機會，本人代表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向各界報告一下天津市天主教的自治、自養、自傳革新運動發展經過。

我們國家近百年來爲帝國主義侵略的俎上肉，而天主教亦被帝國主義利用爲侵略工具。歷史上有多少次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是以教案爲藉口而發動的。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裏都明文載有「在華傳教特權」，目的就是藉教會作爲他們侵略工具，歪曲了天主教的真理和教義，來愚弄與麻醉中國人民，縱絡叛後分子進行間諜活動。如獻縣、石家莊、瀋陽等地的間諜案，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可是在三十年前天主教的教宗比約第十一給中國的外國傳教士的誦諱裏，明明指定「你們在中國傳教是客卿，要讓中國人能自己治理自己的教務」。而外國傳教士向教宗誦告中國人如何愚鈍、昏聩，沒有升天主教的資格。

現在全中國人民在毛主席與共產黨英明領導之下，政治覺悟已經提高了，而我們天主教徒也要本着愛國、愛教的精神，堅決的洗清天主教過去的污點，堅決的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恢復天主教純潔的面目。我們要自治、自養、自傳，決不受帝國主義的任何利用。我們基於這種精神，於本年一月十一日成立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委員會」，推出十六位籌備委員，擬定宣言，並會到北京參加政務院召開的座談會，神長、教友五十餘名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贊助。雖然是初期的推動，但已獲得了八位神甫，三百餘教徒的擁護和自願的簽名。若與天津市全體天主教友相比，數字相當渺小，尙待今後的努力。在推進期間，亦會遇到一些阻礙，就是殘存的一部帝國主義分子的破壞與阻撓，主教、神甫假借神權，用卑鄙無恥的手段恐嚇愛國、愛教的神甫、教友的簽名運動。但我們深信，這樣的困難和阻礙，一定會很快的克服和消除的。並希望各界代表和政府給予支持，以完成我們的自治、自養、自傳運動。最後，我代表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向全市人民保證：天主教教友對於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決不落後，堅決擁護本次大會的各項決議案，在黃市長的領導下

，促其實現。

愛國的天主教徒的榜樣

——故老教育家馬相伯的奮鬥生涯——

金 鳳

十九年以前，正當日本帝國主義進佔我東北，又一手演成滿洲國傀儡醜劇的時候，九十三歲的老教育家馬相伯，寫文章向全國大聲疾呼：「一週年間，河山變色；如此奇恥大辱，國人應奮起自救，不還我河山不止！」這表示了大敵當前，中華民族所固有的堅忍不拔，堅決抵抗外來侵略者的不屈氣節，表現了愛國的天主教徒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氣概！

馬老先生是有名的天主教徒，出生在天主教的家庭，他自己也是天主教的神甫（稱司鐸）。一八四〇年他出生在江蘇丹陽，正是英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大砲在中國第一聲打響的時候；一九三九年他以百歲高齡，流徙萬里，客死越南諒山，那時全中國已點燃起埋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烽火。這位老教育家，一生所經歷的整個世紀，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變中國為半殖民地的世紀，另一方面也是中國人民前仆後繼、不屈不撓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世紀。因此，馬老先生一方面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同時，他是一個中華民族的愛國者。

馬老先生在從事愛國活動中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他追求祖國獨立自強的目標則是始終一致的。

在他十八歲的時候，上海法領事署要聘他做翻譯，他就決然拒絕道：「我學法文，是為中國用的！」這樣，在他青年時期，他就明確了他的學習目的。到他壯年時期，他熱心新政改革。他辦過機械局，調查過鐵路，

擬訂過招商局的開發計劃；建議開發台灣，以預防日帝的侵佔；建議開闢九龍為商埠，以抵制來自香港的經濟侵略。但腐敗的滿清帝國，是不可能實行中國人民的愛國願望的。馬老先生新政改革的夢，終於在現實的錘擊下被粉碎了。在六十四歲的高年，他創辦了震旦學院，又開始熱心地做起「教育救國」的夢來。震旦是歐美式的大學，重自治，施軍訓。馬老先生以六十多歲的老大，滿頭白髮，親自担任教授，誨人不倦。他看滿清帝制的腐敗，在每星期日召集學生舉行演講會，鼓吹民族復興。在那時，馬老先生已從一個帝制改良主義者，成為推翻專制的民主主義者了。民國成立後，馬老先生北上担任參政，竭力反對袁世凱稱帝。當他正想南歸，密探已經滿佈在他住宅週圍。最後他躲藏一個賣菜的老家人，帶了一隻竹籃，才逃出北京城，那年他已有八十二歲。

自此以後，馬老先生退居上海土山灣善堂，專閱宗教和科學書籍以自娛晚景。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看到當時中國人民駭凶惡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明目張胆在中國境內進行殺人放火的殘酷侵略時，他以九十二歲高齡，毅然參加救國運動。他發起江蘇省國難會及不忍人會，救濟戰區難胞，接濟前方將士。他又發表文章、廣播、大聲疾呼，喚起民眾，共赴國難。他細數着他一生百年來所耳聞目見的日寇侵略中國的血債，他憤恨交加的將介石政權不能抗日，他更痛斥當時的漢奸親日派爲賣賊！

「一、二八」淞滬血戰以後，馬老先生看清楚蔣介石一面繼續採取賣國的不抵抗政策，一面堅持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他開始把救國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他寫了「國難人民自救建議」，發起成立中國民治促成會，呼籲民主，要求抗日。「一二、九」運動以後，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怒潮匯成巨流。馬老先生捲入這一人民羣衆的愛國運動，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上海救亡運動，當選爲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常務委員，和沈鈞儒、黃炎培等交往極密。那時他已經有九十八歲的高齡了。他的一條腿不能走路，他幾乎足不出土山灣小樓。

各界救國會聯合會當委會，也曾在他的小樓上舉行。

在全中國人民的要求下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反抗日寇侵略的戰爭爆發了。那時馬老先生的興奮是有生以來未曾有過的。他以一百高齡以及衰病身體，顛沛流離到廣西桂林而不以為苦，却一心的念着抗日前方將士的英勇犧牲和戰地民眾所受的災害痛苦。一九三九年他臨死時還關心着中國戰局，彌留之際連連呼着「消息、消息！」

馬老先生一生的愛國活動，正如他自己在「淞滬變日血戰大書史序言」中所寫的：「我雖年邁，一國民也，數十年來之經歷，凡關於福國利民：如拒毒、如救災、如廢止內戰、如提倡國貨、如研究科學、如創辦學校、如倡人民自治，悉本正道之精神，求為實理而努力！」雖然馬老先生未及親眼看到中國人民的勝利，但他對國家、對民族前途，始終充滿了樂觀的信心。就在「九、一八」以後中國政治形勢最緊張、民族危機最深重的時候，他對中國偉大的前途彷彿預言地寫道：中國睡獅，靜愛和平……全體國民何時醒，何時動，全球之注視與裁判亦將隨之而轉移！」

馬老先生一生的愛國活動，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尤其是中國天主教徒的光榮。而馬老先生有勇氣、有決心打破天主教內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的控制，堅持愛國主義立場，進行保衛中國人民教育主權的鬥爭，更為一切愛國天主教徒，立了一個榜樣。

馬老先生所創辦的震旦學院，學校行政是由學生自治，實施民主管理的。馬老先生所主持的每星期日舉行的學生演講會，又成為鼓吹愛國主義的講壇。這就為那些在學校担任教職的天主教外國神甫所不能容忍。一九〇五年，天主教神甫從周企圖干涉學校行政，先生憤而辭職。學生聞而大譁，摘下校牌，全部離校。馬老先生支持學生的正義行動，並和學生一起另行創復且小學。當時經費十分困難，馬老先生又自告奮勇，儼從前創

辦復且學院時期同樣，自己担任教授法文。

四十六年以前，可敬的老教育家馬相伯先生就向企圖竊取中國教育主權的天主教會中的帝國主義代理人，進行了這纏不斷的鬥爭！在那時，沒有人民的政權來保護他，沒有強有力的輿論來支持他，沒有經費，甚至沒有校舍。但馬老先生憑着一腔愛國熱忱，和許多愛國分子在一起，終於堅持了鬥爭而且獲得了勝利。但那時，僅僅憑着馬老先生在他所處的那時代，還沒有可能來打破一切帝國主義代理人的控制，來根本改革中國天主教會所有的不合理的制度。現在，該是一切愛國的天主教徒，繼承和發揚馬相伯老先生的精神，和全中國人民團結一起，放手為中國天主教的革新而奮鬥的時候了！

（轉載北京人民日報）

南充正副主教等發表革新宣言 堅決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

天主教川北南充教區主教王文成、副主教宗炳亮等三百三十三人會於一月二十三日發表自立革新宣言，全文如下：

天主教從明高歷年間傳入中國後，不久即被帝國主義百般利用，作為血腥的侵略中國的工具。尤其在近百年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憑藉它取得的「在華傳教特權」，派遣傳教士來華，以傳教為名，實際上利用教會及其附屬之醫院、學校等團體，進行間諜破壞活動，發覺一切反革命分子，控制天主教教務，利用金錢及小恩小惠，欺騙我們善良的教友，嚴重地違害着祖國人民的利益和教會本身的聖潔。如近幾年中各地天主堂所破壞的美蔣間諜活動案，及其在美國與香港對留美學生的天主教徒和兩逃的傳教士給予特務訓練後，派回

南充天主堂神父 王濟民、袁樂中、黃督光、范導江

遂寧天主堂神父 王曉峯、曹海若、劉俊明

射洪天主堂神父 李谷之

安岳天主堂神父 范汝賓、龍明芳、陳文彥、常逸天、袁致中、王仁遠、王琴卓

樂至天主堂神父 王九皋

岳池天主堂神父 蘇紹道

廣安天主堂神父 劉照明、黃畏左、王兆康

鄰水天主堂神父 王靈、蔣欲善

營山天主堂神父 何隱

潼南天主堂神父 黃澤灑

南充慈幼院院長 許靜謙

遂寧慈幼院院長 文修道

蓬溪天主教會會長 胡成之、侯楚清

西充天主教會會長 梁正昆

友 張克謙(遂寧仁愛中學校員) 虞仕瓚(南充西小教員) 蔣勳等三百三十三人

簽名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江西南昌
川西夾江
川北岳池

武 蕪 天 水 張 家 口 天 津 市

天津教區

一月二十日前 一月十一日

十二月十六日

鄧秉光等十名
鄧修德 李修進 鄧
名八等風如回

劉光源

鄧秉光等十名

吳克齋等六十名

法漢中學七名

四百餘名

南昌九八四名
夾江五八名
岳池一二名

十二月二十二日
會談舉行舉日
發日三十月一
言宣表

朝撥美抗表發
四十一月一明聲
四十一月三行遊
見)。(行遊名
人日六十月一
(報日民

天個一
徒教主天
呼的

天市全漢武致
書徒教主

言宣

天主天津天
權促助運新革
會備籌會

日四十月一
日三十月一
日三十月一

日二十月一
日六十月一
日三十月一

日十月一

日八月一

日六月一
日七月一
日七月一

廣東 湖北 湖南 安徽 湖北 廣西 湖南 江西

區級廣西 區級湖南

五月二十日 五月十一日 五月二十日 三月十一日 三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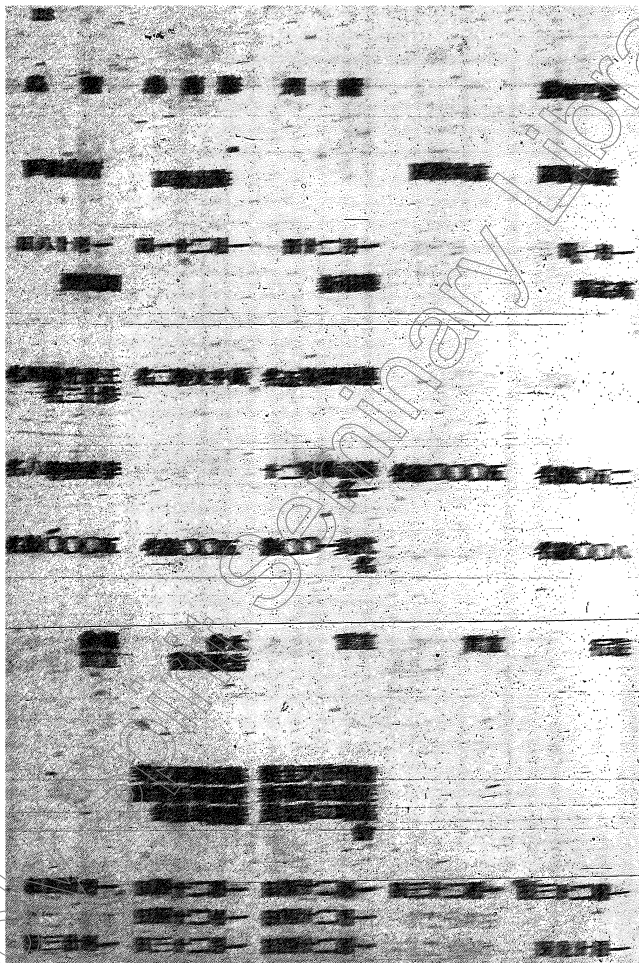
新照周 黃亮亮 名十等元正王 名三等光乘錄

十二等者再田 名八 名十等福再文 四九八等勉會 名

名〇五四 名二〇三 名五六二 名餘真二 名高四十

會慶生 廣西 會大為慶新華 廣西 廣西 會集言宜

日八十月一 日八十月一 日八十月一 日六十月一 日四十月一
 日六十月一 日九十月一 日九十月一 日六十月一 日四十月一
 日八十月一 日八十月一 日八十月一



新 開 明 聖 國 北 蘇 南 廣 永 天

區 縣 永 天

日七十月一十、七十百一 日七零一 日一零一 日九十月一

蘇華李 名七零五今孔 余雲白 學聖李 六洲時廣興縣名

名〇七

三聖李

名餘〇〇〇四 名餘〇〇〇二 現) 名一七一 名餘〇〇〇八 (學中益

實定
行差

實定
餘誤差
行差

余雲白

實定 廣建立自應縣
書定後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日四十二月一

區地三十五

教主名十

父神名六八一
士修名六十四

名萬餘十四

篇十三言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